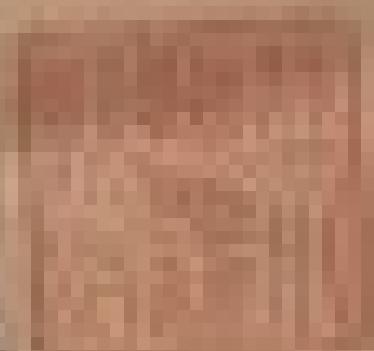




卷三





融縣志卷之十

創建文昌武聖祠記

路順德

嘗讀易繫辭有曰文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夫入而知之也顧常人棄之聖賢存之蜀之梓童神曰文昌帝君顯於有宋歷元逮明以至我朝數百年來飛鸞開任啟通斯人於今為烈而考夫歷代誠降人間感德之行難更僕數究其所以格菴寫而證神品者惟此至孝之德歟故不滅顧由文昌帝君溯而上之蜀之漢齊亭侯者曰關聖帝君其生平浩氣忠肝昭於日月迄今從千載下披闇鑑史所傳猶凜凜有生氣焉而在天之神護國庇民聲靈赫濯屢顯並彰噫二帝君之品一以孝著一以忠著孝由仁發忠以義成故論文昌者曰聖之仁也論關帝者曰聖之義也道光甲申秋康田鄉人士倡議創建二帝君祠於村之後射軍巖內躊躇釀金瓦材鳩工架樑為屋上設文昌神像額曰文昌閣下設

寶錢二十萬有奇巖固在山之阿壁立百仞路後山後蜿蜒由赴至巖前俯視諸峰星羅碁布四面旋繞亦吾融一大觀也真足以標二帝君之神矣蓋嘗論古之聖賢其所行不出乎中庸在當日祇盡其性分之固然而後世遂驚為神奇而不可幾及何也彼乎世之人同此文字也同此君臣也遇親而盡孝君子於是乎觀仁而可以希文昌者在此矣顧人於沒世以後無不欲為文昌關帝而逮乎義而可以希關帝者在此矣顧人於沒世以後無不欲為文昌關帝而逮乎有生之前則不能躬行其孝與忠者比比然是猶進豨苓而冀其引年操芥舟而求其航海焉在其有濟也耶孔子曰中庸不可能殆謂是與此鄉人士知虔祀二帝君當乎歲時晉謁而忠孝之天性必有所感發而興起焉擴而充之將以既乎仁義之實庶幾人道無歎則精誠之昭格宜為之所獎許即不然而二帝君鑑觀默效亦當錫以多福而降之百祥也此又理之有足憑者是為記

重建鼎峯下廓雷神廟記

路順德

昔先王先成氏而後致力於神農謂民神之主也王者之治天下也民和年豐然後
獨心於典祀究之年非無豐也民非自和也其鼓舞振奮於冥冥中者有神道
焉斯能享以豐和之慶由此言之事神廟可緩乎我孔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
矣乎祭法所載山林川谷鄉陵能出佳為風雨者皆曰神憑為祀典所必及否能
禦大薦則祀之亦可知神之係於民也矣矣距城縣治南三里許為兩龍馬坊坊
之外即建雷神廟為下廊一鄉人主教請巫覡於廟內製造紙船遙瘟逐疫每甲
士民有集而禳其事者然則是廟也不獨為下廊一鄉之廟而閩邑所仰
賴其聲靈者也廟之創矣未詳所自始舊廟屋止正座三間重修于康熙
熙年間前座三間則乾隆乙亥歲皇角色尊所且新建也歷年已久有棟桷
瓦甓之虞道光戊子秋鄉人士商議重建於是踴躍捐資并募諸各鄉及
現宦於吾融者因之尤利竭工彙建正座三間鼎建後殿一座三間終於戊
子八月至十月而告竣計其木之費若干匹石之費若干刻畫之費若干

千共錢三百千文有奇考之春官國大旱則司巫帥而舞雩有壇而無廟今則雩祭舉行之於廟謂非能出雩為風雨者乎古者鄉人之儺也在乎每歲季冬令則足以三年而歲復之舉亦戶之於廟謂非能禦大苗者乎夫風雨時則豐年以慶天焉混則民氣以和在天文人則曰此民之力也所以必先成氏而在下之人則曰此神之力也所以必先事神正所謂易地則皆然者諸君子此舉不可謂祚識所先務矣後此屢豐薦臻太和保合熙熙然馴至於惇大成祐之休不獨聽馨神申佑之功有無已識者且以徵國家之雅化所被者遠而迄於昔聖王邦治之隆也是為記

重鑿花婆廟碑記

路順德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得其秀而最靈者人也然則人之生生天生之耳豈復別有物焉為之主宰以司生生之柄乎顧天下求子者僉曰花婆之神實主之是以廟貌之設幾遍宇內吾聞長安鄉舊廟在西山廟旁嘉慶丁丑夏五月重鑿廟屋圯圮其神像寄於他祠者八載道光甲午冬鄉人士倡鑿

董建踢躍捐金並募諸同鄉及四方之客於斯地著以舊廟基祉褊狹因
於墟背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詢謀僉同卜云不吉於是燭立瓦材建造
屋上下二座六間左右皆有廊廡左邊廊屋之外別建密廬三間前有大
計其木石磚石生匠之費約銀七百兩有奇越明年冬乃克竣事焉德老
夫花婆之神列諸祀典所以配天本甚尊也故詩言克禋克祀以祓無孚可
令以元鳥至之日祭於高謀位在南郊牲用太牢其為禮至隆古之人靜參
化育之源恍然於受氣成形而知冥冥之中實有默司其矩者然則萬物
生於天此統體一大極之說也而高謀之神獨擇乎生人之柄一拘一大極之說也
之花婆即古之高謀遺制長安諸人士崇信而尊奉之佇見神明之靈憑
得地鑒觀然佑篤生英豪以為至融光庶不負諸人士之期望乎是舉也德
既嘉興古禮不相悖戾而捐資諸善士信皆足勒石以垂不朽也是為記

古鼎龍潭記

邑西南隅距城十餘里群山錯出如至笋簇簪森列無際有村落數處名曰

路順德

古鼎村村之西園諸峯環繞如鉢甌故又別名曰古鼎洞洞東面叢山之後有巖焉其下有潭不溢不竭每遇天旱色令禱雨於此輒有奇驗此龍潭所以得名也或曰是潭也昔人嘗見美人梳粧於潭上又聞其中有許白聲此說也未及親見予生長古鼎去龍潭約二里許每二年間近山居民嘗聞潭內奏樂聲誦經聲如八音並作無相參紛如清歌疎引商刻羽作以晝三夜止必有雨應之若一日一夜而聲遞息者其月必有二次繼響此其實錄也乃俗人聞其聲發也則競誇曰龍宮建醮或又指為仙佛大會焉今夫龍之為灵雖在天在淵變化不測究之不離乎物也故在昔有豢龍氏建醮之設興於後世儒者不道原其義類不過改過善免禍求福而已於龍何涉乎至若佛氏之清淨寂滅空諸一切仙家之練氣葆精飛昇天界其生也遺世獨立既絕乎喜怒哀樂之情豈其化也猶溺於鐘鼓管籥之音往來歎詠之雅乎是二說皆不可為定論也抑又聞豪傑之士遭時不偶往往寄跡於山巔水烟間以鳴其儼意者斯潭之所前世必有隱君子者棲遲其側訖音

樂以自適故其人雖往其正氣凝結歷億萬年而不敢焚靈之顯錄播為聲律者值堪以補天地之元音而詭茲來許之於戲以其潭之名勝加以顯跡之彰彰如此使置之靈鷲冀豫之中則天下之所謂洞天福地者知不可與頽頹而貴遊之士接踵其間日不暇給也乃不幸遂在荒嶠之徼數千年來習以為常而不足異焉亦可悲矣雖然士生於世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則獨善其身已耳茲斯潭之興雲致雨猶常饗兩閭之化育焉雖委之間散之區而功業之赫赫不可埋沒者於今為烈此又有志者所當觀感而興起者也是為記

重修廻龍寺碑記

銘順德

寺之設久矣自漢明帝遣使往天竺求佛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之奉其教者蓋^上而日盛而俗僧之湧藉空門為逋逃者^下亦不可勝數矣唐韓昌黎起而力矯之天下曉然於吾道之大且正者歷千餘年迄今讀原道等篇如導聾者而使之聰瞽者而使之明未嘗不暢然大快也德宋髮受書嘗

統觀前代釋氏之流弊於世務心輒耿耿每興昌黎有同志焉後得潘君成
雲丹桂籍刻本其叔文載文帝降鸞有云姚信文利佈告訓而去吾奉真
拜佛之勻永常安利吾孝經而去吾偈咒之言擅自塗抹輕薄已極是皆薄
佛老以鳴商差不正其訕謗之罪恐後之訕謗者復不少矣吾故於姚信文承
常安除其名奪其質并使自言其罪云云閱畢為之悚然不安者久之退而
靜思知帝君與昌黎之說固並行不悖也何則帝君之書為未成佛者言之
則佛似不可不闢蓋三教之源本無不清而其流均不能無弊昌黎之歸罪於佛
乃指其流而言佛不任咎也抑又聞證佛有三種或前生大忠大孝或今生大忠大
孝或天神謫降人間而出家修持者抑未矣下羅迴龍寺前後堂三座九間後
設大士像中為佛殿前設漢壽亭侯像嘉慶丁丑夏五被洪水漲漱前座倒地
通寺寶像皆頽是歲秋首事龍君永貞羅君天祐偕奉香火者十餘村孺
不虛材重建前座并築蓋寺聖像戊寅春落成命道建設清醮其土木之
需若干績盡之需若干齋供之需若干費銀參百兩有餘囑德記之德意諸

子君既知教佛自當溯其本末之源。廢數入寺拜謁瞻仰其德容道貌而興起於孝且忠焉新為不悖於歸其受禱定不可輕量矣。如是不惟有當於文帝垂訓之意即起昌黎之贊之亦不敢槩非也。諸君子勉乎哉是為記。

重建恩壽寺大門記

路順德

佛氏有不二法門又曰開甘露門門之為義大矣哉。鄉之恩壽寺所以事佛也舊寺未有大門嘉慶辛未壬申年間重建寺宇資無餘贋大門之建仍留有待道光乙酉歲鄉善信因先年剗墮下損壞大土閣橡桷佛像商議修葺踰躍捐資得錢百餘千文於是而寺之大門屹然創新焉。吾因之有感矣。佛祖釋迦猶儒之宗孔孟也。昔孟子有云禮門也。然則儒者之門本大中至正而盡人所當由者。廟孔子之徒三千人顏閔而下若由賜諸賢幸親窺其美富餘其得門者或寡矣。佛氏之門將無同乎是為記。

重建佛子塔碑記

路順德

詩言雖嶽降神生甫及申天絕之靈氣結為山嶽鍾為英豪理固然也吾
融之山得天下之奇秀而代鮮偉人毋非形勢之間有未盡善者番縣之
南十五里為東良村村之西南皆土嶺東北則石山其東自映山至鎮武連
珠七峯旋繞術家謂應北斗七星壯佛子坡一隅當山嶺之空闊是以前人
種植樹木以遮其隙并建寶塔一座以鎮之歷年已久舊塔毀圯道光甲申
秋鄉人士倡議捐金重建募諸同鄉亦皆踴躍樂捐於是底近竭工比舊塔
擴而廣之增而高之共計十一層均用石磚百餘丈青磚十餘萬費銀若干六
朗月而工告竣為韓子有云莫為之後難歛不傳斯塔之重建大持乎雖起
者之得人也昔者共工氏觸不周山崩天柱女媧起乃煉五色石以補之說近荒
唐其事雖載傳記未可信為實錄始皇患塞北空虛爰命蒙恬築長城
以蔽之迄今遊燕薦者長城屹然未有丈也今東良諸人士重建此塔縱不
敢上擬古人而其障一方之空虛俾山川之氣不至漏洩不日英哲挺生為國
家復申甫之勲可拭目俟也諸人士其以予言為然乎

遊白雲洞記

吳景慶

邑之西北白雲洞距城六十里前志未載以其僻在鄉隅貴遊子弟未嘗遊覽而騷人詩客題詠不及故其名寂如也辛卯歲余館於望村村距洞三里許鄉之父老常稱此洞可與靈岩并余未信之每欲登遊而溫絳未暇僉此願壬辰春興生徒童冠數人手携漢書及李太白詩集數卷步從而行至山之麓捫蘿攀躋逶迤而上如循螺紋如穿九曲神駭目眩不勝殷懼從遊者欲退予益勉之至其上有岩岩有巖寺一所基址尚存瓦礫狼籍佛像毀滅不可識石乳奇景亦盡於靈岩特其地位規模頗小然不似遊靈岩者必需燭炬乃盡其勝也其後有石門天成可容數人行遂從而進不累武而天日開朗俯視其下田疇如界封落迦緩北望長安西見層巒壯懷開顏向之北上登黃鶴樓不過是也急取漢書讀之見英雄叱咤賢達搖綸縕加評論發然如堂上之辨堂下西直矣偶恩太白欲攜謝眺驚人句搔首問天不覺神意飛蕩然於此有說焉靈岩之內有所謂水月洞天者但見波光爍爍造音響

到到之必以舟行而尚石齒鑿難施桨楫故得之間歷者惟在青牛芝園
景而水月洞天僅遠觀而未能身其境也若斯岩之內可止而坐可仰
觀可步而行其微光明朗游人易到而山外奇景一一皆收於此雖非水
月洞天之奇幻即謂之遊覽大觀亦無不可夫智者樂水仁者樂山靈岩有
水可以觀智白雲洞無冰可以觀仁無要其聽彼僅歌視其耕作又未嘗不可
以觀智然則斯山固吾邑勝境也余甚斯山之久隱不彰且幸斯造之大快
因為之記

序

殷 無

壽楊明叔秀才序

明叔楊秀才融州世家也始祖從明太祖於鳳陽以軍功食邑於融三世祖某
斷大藤於潯水晉爵一等數傳及其父可久先生登而戊補乙酉賢書官南
渡永厯之吏部銓部當天步多艱之月慷慨激昂以天下為己任從龍
緝甸以身殉國其堂堂正氣不與文文山謝叠山固為中晚國史光哉明叔

書為弟子員聞父故散履聲利入背江山中採黃精煮白石直欲步武子
普安期不屑莊園之梅僅以八分為春秋者也其子拱辰神氣開朗少年頭角
已見尋常食大患之報其在斯人乎予擇藥於山得明叔為世外交於其
初度作歌以祝之

背江山中別一天中有碩人臨其巔結茅而處不計年山花山爲亂雲猶蔚
潺流水足鳴咽簪酒高歌染父篇秋老黃芝香滿川荷鋤帶月耕清泉晚涼
橫釣夕陽邊夜深默易露珠圓綠體方瞳如星儻何湏更閑地神仙
治蠱新方叙

路順德

天下之應日出而不窮也要時乎蠱心竭力者起而得之周處之殺蛟虎鳥發
之逐鱗魚尤尤之瘳蟲蝗其患大小不同而其禪惠之老則一也蠱毒之聯害於
立其為術陰而陰怪而幻施之也甚微而受之者不覺喪之鱗魚蛟虎蟲蝗之
顯然為禍者更酷且慘焉德乎兩子歲登受多人毒害遍訪醫藥因得所
謂蛇蠱者而條晰之然論病矣確而藥仍不效危急之至無可如何繼而夢授

良方照方取服應手而愈於是推其方以醫人凡中蛇中癱中暎并府諸症
服藥之後其驗如神下互春德病甫愈既轉其方之歷驗者刻以行世矣
然擇焉不精認焉不詳固不能盡善無遺也聞今七載臨症等多其於蠱
一毫不愛工研詰矣爰取前而而刪訂焉於病之疑似者辨明之方之未備者補
足飲食之宜忌者詳載之諸症之經義者歷說之候閱開卷了然不迷于心
願曰治蠱新方噫蠱之術流行於世者不知幾何年矣即受其毒者亦不知
幾何人矣今一旦網燭其原委而盡破之放救災殃塞之間不無小補也蓋
然德猶惜其不幸而使此方之見集於世也古者民風淳樸我無爾詐爾
無我虞日用飲食各安其道寶魚鷄之天而相親相傾之習無所逾越也
自邪曲煽而正士以孤群枉鐵而直方難立於是少人之狹術用智以陽君子
者不至於其術窮智屈而其微不立安得清乎其涼念業蠱者侮其忍心
害理之謀歸於正直萬平之宇斯德之方將覆訖之不暇何暇鑄之裏梨
子祭據其毒術者自方為害巧於中傷必不肯翻然以從善則斯方不得不